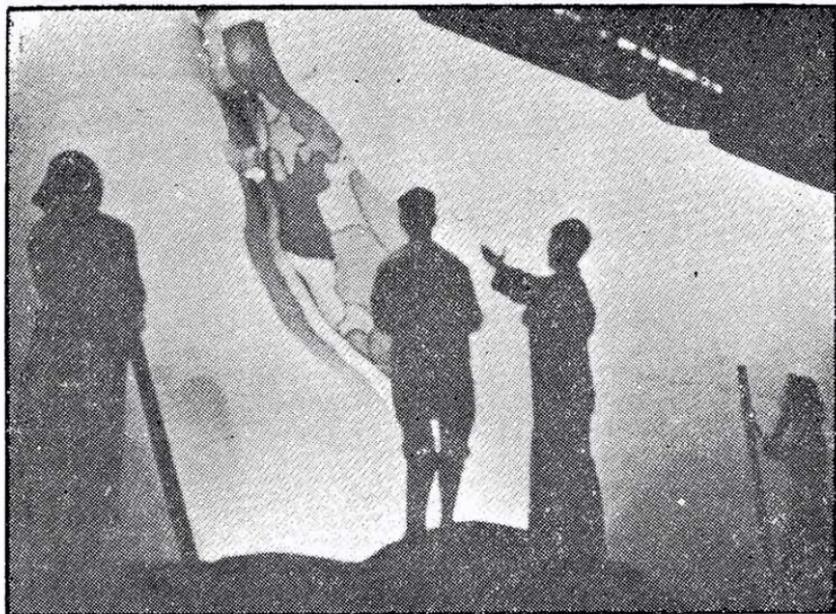


南大頌



人間叢書之一



呵，馬來亞，我們在這裏呼喚妳，歌頌妳呵！



為了幸福的明天，我們的祖先不分晝夜地工作……



這是維護民族文化最堅決的戰士！



建立南大！建立南大！

目 次

詩和「南大頌」	2
南大頌	13
序 詩	14
第一部	17
第二部	23
第三部	33
「南大頌」的工作報告	43
後 記	47

詩和南大頌

· 季新 ·

(一)

甚麼是詩呢？有些人把它說成十分神秘，奧妙和難懂的東西。其實，真正的詩雖然是高級的語言藝術，但它並不神秘和難懂。它是偉大而平凡，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是真正生活着的人，他一定是會了解和喜愛真正的詩的。

當我們碰到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如合情合理的要求經過了我們不斷地團結，據理力爭得到了勝利，我們一定會感到興奮、快樂，感到海闊天空，生活是充滿着生氣和希望。於是，我們也一定會情不自禁地說道：「呵！生活是美麗的，它如詩樣的美呀！」再來，假如我們碰到一個朋友，他很熱情，一碰到我們就熱烈地招呼，握手，甚至擁抱，若有人問起他是個怎樣的人？我們也一定會毫無思索地答道：「他熱情，豪放，他活像個詩人」。

爲甚麼說「生活美麗，充滿生氣和希望」一定要說或「如詩樣的美」？爲甚麼說到熱情，豪放的人，就不知覺地將它比成詩人？由此，我們就可想到詩這東西一定是美的，不但是美，該說是最美的才對！全詩，它一定也和豐富的感情分不開的。總的來說就是這樣：詩是以最簡練，生動，緊湊和美麗的語言，節奏，韻律（是指現代，活的韻律）來表達最典型，最偉大的東西和最豐富的感情。

雖然說詩不像論文，它並不是單單說理而已，它還得用語言，節奏等來造出一種美的境界，主要的還得依靠其中的感情使人感動。但這美的境界這感情並不是神秘到不可捉摸的地步。

一切東西離開了生活都要失去聲響、光彩和價值的；詩也不能例外。詩人艾青在詩論中說過「哲學抽象地思考着世界；詩則是具

體地說明世界——目的都是爲了改造世界」。德國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也在傾向中說：「詩要抓着我們的心，像馬賽曲一樣鼓舞我們去實踐，詩要像大警鐘大聲地响着甚麼一告訴民衆別屈服，用匕首講話，用刀劍講話。詩要強有力像喇叭，像雷霆，放出白砲把敵人打得粉碎；吹，轟，殺，讓他們吃驚。像殺神地殺；吹，轟吧，直到最後敵人逃亡，你爲這目標而歌唱」。所以說詩雖然是依靠感情去感動人，但這感情並不是不可捉摸的。詩中的感情是否能感動人還得決定於詩的內容和其感情是否真誠，純潔，是否帶有集體的氣息，戰鬥的聲色，以及是否和整個民族，廣大人群的利益和生存有着深切的關係？

除非詩人所寫的詩只留給自己欣賞，自己陶醉或飄在小天地中和他的愛人與朋友一齊欣賞，一齊陶醉；不然，他的詩就得和廣大人群共呼吸，和時代的脈脈共跳動；他的詩的內容和感情就得和整個民族，廣大人群的生存和利益戚戚相關；惟有這樣他的詩才能引人共鳴，引入感動，他的詩才能爲千百萬人所喜愛所傳誦。

詩是時代的呼聲，詩是時代的號角，詩是炸彈和旗幟！詩人不但要寫出好的詩，他還要比誰都敏感，他還要比誰都看得深和看得遠，他不爲表面現象所模糊，別人還沒看到的東西，他都看到了；他應最先爲新生的力量歌唱並喚起大家也爲它而歌唱；他應熱愛生命，熱愛人類，他應站在時代的最前哨；他應是個藝術家同時又是個戰士。

現在讓我們來看偉大的詩人和戰士馬耶可夫斯基的詩吧。他在紀念那偉大的節日的長詩「好！」中寫着：

我
把整個地球
差不多
都走遍，——
生活
好，
活着
好！
在我們這戰鬥的，
沸騰的喧鬧中，

更加好！

.....

.....

生活

好！

活着

好！

我們

不會變老

就算活到

一百歲。

一年一年

增長起來——

我們的朝氣

你們來歌頌吧

鏗子

和詩，

歌頌這青春的土地！

雖然它是由外國文翻譯過來的，但一點也不因語言的不全而失去了它的感染性。只是在這「生活，好！活着，好！」短短的幾句中，我們就聞到了濃厚的戰鬥氣息；我們就感到作者英勇的英雄氣魄；全詩也由此我們看出作者是多麼地熱愛生命、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呵！

(二)

在推動整個社會前進的過程中，詩人和詩會盡過相當大的力量，在整個民族受災難時，先進的詩人們都站在戰鬥的最前哨。

現在我們舉一些中國的詩人來說吧。在中國抗戰，整個民族處在水深火熱的時候，許多先進的詩人都投進保衛民族偉大的行列中，用他們的詩起來戰鬥。詩人郭沫若就向全國人民號召：

全民族抗戰的炮聲响了

我們要放聲高歌。

我們的歌聲要高過
敵人射出的高射炮。

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
我們再沒有顧慮，逡巡，
要在亂機炸彈之下
爭取民族獨立的光榮。

在那時，詩人艾青也這樣地說：「戰爭真的來了，這是說原是在人民忍耐中，原是在詩人的祈禱中的，打碎鎖鍊的日子真的來了，這時候，隨着的是創作上痛苦的沉思，如何才能把我們的呼聲，成爲真的代表中國人民的呼聲」。於是他再也不能沈默了，他投進打碎鎖鍊的隊伍，狂熱地寫詩。他爲了「拿過鋤頭的，愛土地而又不得不離開土地去當兵，英勇戰鬥了又默默地犧牲的人，寫了長詩他死在第二次；他又熱情地讚美着光明，民主，寫出了向太陽、火把等等。他在「賭博」中寫出了中國人民的力量和人民必勝的信心：

他們將爲反抗法西斯而戰爭
他們將堅持着：
「非到我們的代價壓翻了天秤
決不罷休！」

詩人田間在論我們時代底歌頌中說：「我們應該更熱烈地歌頌呵，要歌頌卑污的，黑暗的，受奴役的，不自由的中國，和它人民底奮起，從這被奴役的河岸上，礦山上，棉地上向敵人戰鬥戰鬥……我們要戰爭——直到我們自由了！」，那時，他以一種充滿愛國主義，熱情蓬勃，閃電般突擊的感情，樸素有力，粗獷的風格和字句「在戰鬥裡號召着全人類」。

他在著名的敘事長詩「她也要殺人」（又名她底歌）中寫着一個善良，從未殺過人的婦女，爲了敵人侵佔她的土地，殺了她的兒子和侮辱了她，憤怒地站了起來，爲所有死去的人復仇，在火中成長和堅強起來了：

——歡迎她來呀
把黃河捐在身上

——歡迎她來呀

給她一枝槍。

——頭髮燒枯了
麥穗做她底頭髮

——衣裳燒爛了
野花做她底衣裳

——揩乾她底血
磨亮她底刀

.....

.....

她大哭着
她又大笑

一隻手舉着火
一隻手舉着刀

——呵，黃河站起來了
撲向世界
撲向強盜們
她狂奔
她大叫：我要去殺人！」

.....

.....

在她底前面
——中國底森林，高山，大河
和人民底田野，村莊
已經披起了
戰鬥的武裝！

.....

呵，不要說
他去殺人
即是有人
來殺我們

我就不得
不殺人

更不要說
她是死了
倘若
她死了
我們要接着
拿自己底血
擦亮她底刀
擦亮那刀子

——刀子不死
人民不死……

啊！那是多麼強有力地表現出人民不可屈辱的力量呀！

他在抗戰中不但寫了許多長詩，他並自己參加戰鬥，和廣大人群共患災難，配合了每個戰鬥，寫了數不清的「街頭詩」，及時地喚起人民。他號召婦女們做鞋子寫道：

回去，
告訴你底女人：
要大家做鞋子。

像戰士腳上穿的
又大又結實。

好翻山呀
好打仗呀。

他喚起人民要抗戰，在「假使我們不去打戰」中寫着：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着我們的骨頭：

「看
這是奴隸。」

(三)

詩是具有着巨大的力量；在許多推動社會前進的歷史事件中，也會發揮過這力量。在馬來亞，過去雖然也會產生過許多優秀的詩人，其中最著名的如有「土地之子」之稱的鐵君。他的詩具有着田間的作風但却另創一格，他的詩是有着濃厚的馬來亞風味和充滿着強烈的愛與憎。在馬來亞也會產生過不少好的詩篇，如以敘述新加坡開發和歌唱着新加坡的長篇史詩就是其中的一首。但，在運動盪的歲月中，過去的許多詩手們都因各種原因再沒寫詩，而在此時又沒及時地產生許多詩手；於是，馬來亞的詩壇差不多不知覺地呈現了「空白」，雖然，在某些報章和刊物上也曾出現一些好的詩歌，但這已不能成爲詩歌的主流。

另一方面是因爲在這不健全的社會制度中，廣大的人們過着貧困的生活，他們的文化水平也必然是非常低，因此詩歌也較難被他們接受。

但話得說回來，廣大的人們文化水平低，較難接受詩，雖然是成爲這幾年來詩的運動不能深入和廣泛地展開的一些原因，而主要的還是大量的詩沒及時地產生，主要的還是在於我們詩人沒有盡主觀的應有的努力。

(四)

「南大頌」的演出是具有着重大的意義。在不久前詩歌也會被朗誦過；如藝術劇場成立時，小學教師聯誼會成立時以及其他如康樂音樂研究社和各校友會都會朗誦過「春天」，「華文教育，我們的母親」，「青春這樣說」，「愛他，恨他」等詩，但却從來沒有如這次「南大頌」在這麼雄偉和熱烈的場面上朗誦過，它也從來沒有在這麼廣大的各階層人士的面前朗誦過。然而，就在這第一次就受千萬的人狂熱地鼓掌，就在這一次就使得千萬的人深深地感動而愛上了它。這，又再次地証明了詩是具有着巨大的力量，是能鼓舞和教育廣大的人羣；這，又証明了只要我們不斷盡我們主觀的努力，我們是能衝破客觀的困難，千百萬的人是會喜愛詩的呀！

(五)

朗誦詩可說是「口頭文學」之一重要部門。在人類未有文學以前已經產生了許多創作；在古時候，人類爲生活和勞動的需要而產

生了許多以口頭傳誦的作品，這些作品即稱爲「口頭文學」。就是到現在，當我們吃過了晚飯，跑過河邊的時候，可以看到一大群，一大群的勞苦者，其中有踏三輪車夫，碼頭工人，駕羅厘和的士的車夫，伙計等，他們都聚精會神，津津有味地聽「講占仙」講故事。記得，在某次罷工事件中，工人們把罷工時怎樣談判，破裂和又怎樣堅持的經過編成章回小說，播送出來，那罷工地點的周圍也聚了許許多多的人津津有味地聽他們講。由此可見勞苦大眾並不因他們文化水平低而就完全接受不了或不喜歡文藝作品，只要它是淺白，生動，接近他們的生活，而又將這些作品通過口頭傳誦給他們，就算是不認識字的人，也會接受和喜愛的。在今天，爲了使文藝能更深入人群，能真正地成爲教育和鼓舞人群戰鬥的工具，怎樣展開「口頭文學」尤其是朗誦詩的問題，是值得大家注意，研究和實踐的！

本來，如果叫了一個略識一些字而文化水平較低的人（新加坡就有許多勞苦者只略識一些字但他們却會聽和講國語了），自己去看，欣賞一些詩，那是較困難的。但，假如你用人們熟悉的語言和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寫成朗誦詩，再由朗誦者深刻地領會到詩中的感情，經過藝術的再造，傳達給他們，我相信，一定是會得到很好的效果的。

「南大頌」的演出爲甚麼會得到千萬的觀衆熱烈地歡迎愛戴？主要的是因爲作者在這維護整個民族教育的高潮中，抓住了各階層人士最關心的民族教育的存亡問題來寫，並以朗誦詩的形式演出。

朗誦詩和其他的詩不同，它不是服從於「眼睛先生」，它得服從於「耳朵先生」；它主要的就是要大家「聽」得懂。除此朗誦詩還得迸發着戰鬥的火燄和可以激發人的情緒。朱自清先生在論朗誦詩中說，「朗誦詩的任務是諷刺，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這不是文縷縷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沉著痛快的，充滿辣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對話，是給接聽的人說的」。這次「南大頌」的演出就掌握到了以上所說的那些優點並發揮了朗誦詩的「聽覺藝術」；使人看了「南大頌」的演出後，感到十分雄偉，悲壯，氣憤和興奮。朗誦詩演出的成功與否也是整個會場的氣氛有着密切的關係，關於朗誦詩演出的氣氛的問題，朱自清在同篇文章中又說到：「朗誦詩是群衆的詩，是集體的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

衆，他只是群衆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群衆中朗誦出來，得在緊張的集中的氛圍裏成長……脫離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爲詩。朗誦詩要能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群衆打氣，強調那現場……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却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這次藝研會在快樂世界體育館的演出雖說是爲南大籌款；但在另一種意義來說，這次的演出是全星各階層人士一種維護民族教育的意志和力量集中的總表現，是全星各階層人士爲了民族教育的存亡，團結一致的總表現。試問：「南大頌」在這種「意志和力量的集中和團結一致」的高度緊張富有戰鬥性的氛圍中演出，怎能不獲得成功，不獲得千萬人熱烈的掌聲呢？

除此，舞台的造型當然也是這次成功的因素之一。假如舞台造型處理得好，它能增加觀衆的接受力（尤其是一般文化水平較低的觀衆），使他們對詩歌的內容能更進一步地了解，同時它也會進一步激發觀衆的情緒。

（六）

這次「南大頌」的演出一般來說雖然是成功，但的確還有一些缺點。希望各藝術界朋友們能注意這些缺點，吸收這次演出的經驗教訓，使得以後能有更成功，更理想的演出。現在我想出一些較主要的缺點供諸位參考。

這次演出，主要依靠朗誦詩，舞台造型較次要，朗誦詩的成功與否可說是決定了整個演出的成敗。然而，這次的演出除了一個女獨誦的較清楚外（是指觀衆能清楚地聽到詩中內容），其他的朗誦者朗誦時却常常使觀衆聽不到詩中的句子。我在前面講過：朗誦詩除了靠詩人寫詩時特別注意到「聽」的問題外，還得依靠朗誦者深刻地體會詩中的感情，經過藝術的再造，然後傳達給觀衆，因此，嚴格地講起來：假如詩人是個藝術家，詩的朗誦者也就是個藝術家，正如我們常說的如劇作家是個藝術家，演員同樣是個藝術家同樣道理。要是朗誦者能深刻地體會和研究詩，他可能創造出一個新的東西和感情，這種新的東西可能是原來的詩篇所未有的或原作者所未想到的。舉個例來說明吧：艾青的「大堰河」，本是不很適合朗誦的，可是一經聞一多先生在卅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紀念會上朗誦後，上千的聽衆都從他那抑揚頓挫中體會了一種深刻的情調

。聞一多先生在朗誦的過程中有效地戲劇化了這首詩而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的東西。由這例子可見朗誦者不但要體會到詩中的感情，更重要的是經過了藝術的再造而給原有的詩增加了新的東西。但是，這次的朗誦不但不能做到「加上些新的東西」，就是詩中的原有內容和感情都不能充分地表達出來；一般來說第一部關於祖先們怎樣一滴血汗一點成就把華文教育播送到馬來亞以及怎樣辛苦地將它耕耘的內容，朗誦者還不能表達出來；第二部關於華文教育怎樣地培養出許多好兒女和受災害以及大家堅定不移地維護華文教育的情形，朗誦者的朗誦就比前一部差了。到了第三部那就更加不合理想了。本來第三部應該是整個演出的最高潮，試想看看，每一個義踏，義賣，義演該是多麼雄偉熱烈的場面，每一個義踏，義賣，義演的場面都是在表現出大家對民族教育的熱愛和維護她的決心和力量。如今詩人將每個義踏，義賣，義演的雄偉，熱烈的場面都集中在第三部；如今詩人把每個場面中所表現出的決心和力量都集中在第三部，那該是多麼地雄壯，熱烈和偉大呀！然而朗誦者却沒表現出這種氣氛和力量來，尤其是合朗時不但不能做到「齊」的地步，並且會使人感到只是在喊罷了。

其他的缺點如舞台造型較簡單不夠雄壯，不能充分和切當地幫助觀眾對詩歌的理解和接受以及還不會真正地做到使觀眾感到有種美的感覺。效果和音樂方面也配得不大好，如第二部中的雷聲差不多將詩中華文教育怎樣受難的內容都掩蓋了，音樂也沒被充分地利用，本來如音樂適當地配合詩中的感情和內容，是會增加了觀眾對詩的接受和愛好，但是我們所聽到的從頭到尾只是幾條同樣的歌曲，並且經常還將詩的朗誦聲蓋沒了（所配的音樂應該是不太大聲，觀眾只要隱隱可聽到就夠了）。舞台照明方面也是不合理想，有時應用照明時却不去用，如第二部的「孩子們，從母親的懷抱裏出來……」的那段，因沒用舞台照明根本就使人分不清「孩子們」究竟是屬於那個階層，只使人覺得是一個個「黑黑」的人站在那兒吧了。

由於自己知識的缺乏，對這演出不能很全面，具體，深入地提出意見而只能就一般上講講吧了。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各藝術界的朋友。能特別重視這嶄新的節目——「南大頌」的演出而對它提出更具體，深入和全面的意見。

(七)

親愛的詩人，導演，朗誦者和演員，由於你們大胆地嘗試，富有創造，大無畏懼和埋頭苦幹的精神，你們已經把一顆種子——新的寶貴的藝術種子播種下來了。親愛的朋友，在整個藝術的和詩的爭奪戰中，你們又打了一次勝仗，你們又將一個新的藝術陣地，朗誦詩的陣地奪了過來；朋友，當你們聽到觀眾的掌聲和大家對這節目的讚許聲，當你們看到周圍的人看了這節目後而更熱烈地愛戴民族教育，更英勇堅決地維護民族教育，你們一定會感到高興，驕傲而發出了會心的微笑——因為這些就是你們辛苦得來的成就，這些都是你們應有得到的鼓勵呀！

這次的演出已給以朗誦詩和台造型的演出形式開闢了一條道路——一條走向人羣的道路了。這次的演出也証明了詩是有着巨大的力量的。因此。我希望這次演出的詩人，導演，朗誦者和演員以及其他的詩人，導演，朗誦者和演員能珍貴這次的演出，但不要因這次的成就而停息和自滿；希望他們能加倍努力，加強修養；希望他們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創造出更多的東西，獲得更好的成就！

最後，我還希望詩人們深入生活，加深研究廣大人羣的生活，語言，了解他們的愛憎，痛苦和需要而寫出更多更好的朗誦詩，這些詩不只是供給演出而是要成爲每次生活爭鬥中的一份力量，及時地寫出，及時地朗誦，及時地迸發出戰鬥的火燄，鼓舞和教育大家。

南大頌

古辛 · 白丁 · 炎羊

集體創作



序 詩

這兒有一支歌

你我都唱過

用來獻給心愛的東西

獻給我們的華文教育

誰也忘不了

祖先的功蹟

他們來到這半島

半島上開遍幸福的花

他們來到這半島

播下中華文化

馬來人，沙蓋，印度人

這些親愛的

不同民族的兄弟姊妹
和祖先們一起生活
勤勞，勇敢

互助，團結

共同開發這半島
共同發揚民族文化

今天

民族文化的前途

佈下重重難關

但維護民族文化的呼聲
從七百萬人民的口中喊出
不同的民族

連結成一道長堤

為阻擋狂暴的洪水

并肩奮鬥！

我們——華族人民

為中華文教育的存在

熬過多少緊張的夜晚

渡過多少激烈的白天
每一個勝利
都付出我們的血汗精力

朋友

讓我們高聲唱一支雄壯的歌
獻給心愛的華文教育
獻給華文教育的堡壘

——南大

第一部

赤道上的日子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我們

歌頌雄壯的高山

我們

歌頌熾熱的太陽

我們

歌頌蔚藍的海洋

我們

歌頌勞苦樸實的人民

我們

歌頌偉大的祖先們

我們

光輝歌頌燦爛的中華文化

歌頌從苦難中誕生的南大！

呵，馬來亞
我們在這裏
呼喚妳
歌頌妳呵！

從遙遠的年代到今天
從祖先們來到馬來亞
赤道上永掛着不落的太陽
七洲洋永遠閃耀着金色的波浪

朋友呵
讓我們用血和淚
記載祖先們光榮的歷史
記載開發馬來亞的恩人

在那老遠老遠的日子裏
我們的祖先
為了生存
為了溫飽
別離了中國底家鄉

他們揹着包袱
挑着担子

扛着木箱
渡過了海洋
跨過了河流
穿過了數不清的森林和原野
受盡了風吹雨打
挨過了多少飢餓寒冷
歷盡了多少辛酸悲苦
來到這陌生的地方

那時候

海上沒有輪船
河上沒有橋樑
森林里瀰漫着毒人的瘴氣
荒野上爬行着毒蛇猛獸
眼前是無邊的荊棘
眼前是一片荒蕪淒涼……

多少的兄弟姊妹

被海浪淹沒

多少年老的父母

被疾病侵害

多少幼小的孩兒

被野獸拖走

多少的血啊，多少的屍首

埋葬在這土地上

生活呵

 像一條污濁的泥河

一代代的人

 在泥河中掙扎

一代代的人

 在泥河中成長

我們的祖先

 忍住身上的痛苦

 抹去悲哀的眼淚

 為了幸福的明天

 他們四方奔波

 勤勞勇敢

 不分晝夜地工作，工作……

一滴滴的血

一點點的成就

河岸上

 造起了橋樑

森林中

 開闢了道路

荒野里

 長出了米糧

地面上

 建起了樓房

無數勞動的歌聲
隨着風兒在飄盪……

朋友呵

讓我們用血和淚
記載祖先們光榮的歷史
記載開發馬來亞的恩人

百年前·

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
沒有學校
沒有文化的泉源

人們有話呵咽在喉頭
人們有悲哀呵訴不出
人們有意見却不能把它傳達
人們有快樂却只能藏在心·
沒有文化
人和人之間隔着一堵厚牆
像啞吧開不了口
像聾子聽不見聲音

看！

祖先們開闢了荒涼的半島
却也忘不了文化的重要

他們把華文教育的種子
散播在土地上

無論是熱鬧的城市
寂靜的鄉村
無論是高高的山崗
依依的河畔

一座座的學堂
遍佈在半島上
它教育了無數優秀的孩子！

呵，

那是祖先們血汗的成就
那是馬來亞文化的泉源
那是華文教育的種子開了花！

呵，馬來亞

你再也不是一片文化沙漠了
你再也不是一望無際的荒蕪淒涼
因為你有了華文教育
你有了無數熱愛勞動的孩子

馬來亞

驕傲地歡笑吧！

馬來亞

高聲地歌唱吧！

第二部

獻給你

一束最美麗的鮮花

華文教育

我們的母親

讓我們

用最美麗的詩和歌

歌頌你！

你是鮮艷的彩虹

高跨在暴風雨後的天空

你是奔騰的巨浪

在艱難的海路上跳躍

你是燦爛的星星

有了你就有了光明

你是光榮的母親

有了你才有生命

呵，華文教育

你——

越過無邊的原野

穿過無盡的山林

在人烟稠密的都市

在偏僻的鄉村

在半島上每個角落

你那鮮明的旗幟

迎風在飄揚……

半島上

做工的人

半島上

種田的人

半島上的小販，車夫

職員，伙計

你們終日勞苦

換不到兩餐溫飽

養不活一家老少

你們的孩子

跟你們在工廠做工

跟你們在烈日下耕種

跟你們沿街叫賣

跟你們四處奔跑
孩子沒錢進學堂
一天到晚在街頭流浪……

可是，你們愛護民族文化
為了孩子的教育
做牛做馬
受氣挨罵
從不怨苦怨勞
你們把孩子送進學堂
孩子身上寄託着你們的希望

一雙雙眼睛
朝向華文教育
一聲聲呼喊
呼喊華文教育
一個個希望
希望華文教育
華文教育呵
是一個熔爐
熔爐又大又熱
熔爐里教育着無數的孩子
熔爐里的孩子個個能幹
熔爐里的孩子
愛學習，愛勞動，愛真理

呵，華文教育

我們的母親

讓我們

用最美麗的詩和歌

歌頌你

歌頌你教育出來的孩子

孩子們

從你的懷抱里出來

把身體投進

膠園

孩子們

從你的懷抱里出來

把身體投進

礦場

孩子們

從你的懷抱里出來

把身體投進

工廠

孩子們

從你的懷抱里出來

把身體投進
文化界

孩子們

從你的懷抱里出來

把身體投進

商場

呵，華文教育

我們的母親

你教育了千千萬萬個孩子

孩子英勇地生活在半島上

呵！

是誰

在日本鬼子的槍尖下

奔跑了三年八個月

——是母親的孩子！

是誰

為土地，為人民

洒下鮮紅的熱血

——是母親的孩子！

是誰

不讓親愛的兄弟姐妹被殺害

堅決消滅黃色文化

——是母親的孩子！

是誰

為了災民

睜着紅色的眼睛在泥沙中奔走

——是母親的孩子！

是誰

在白天，在黑夜

為母親的生存而奮鬥

——是母親的孩子！

是母親的孩子

是母親的孩子呵！

華文教育

我們的母親

我們有了你

我們多驕傲

你有了我們

你也多高興

馬來亞有了你

有了你的孩子

也該是如何地歡笑！

但是，朋友呵

你們可知道華文教育

被摧殘！

被虐待！

看！

這是髒透的亞答屋

這是塌下一邊的木房

這是塵埃滿佈的神廟

這是酷熱的戲台

這是狹窄的樓房

這裡，是華文教育生長的地方

這裡，是一代代子孫受教育的地方！

一陣陣暴雨呵

一陣陣的狂風

訴不盡的悲哀呵

訴不盡的苦痛……

華文教育像一株樹苗

多少雙黑手迫害她

華文教育像一個箭筈

千萬枝箭都射向她

聽！

多少人民的聲音
匯成一片汪洋大海
結成一股堅強的力量！

半島上

父母親在呼號：

「我們的兒女
要受華文教育
我們的兒女
要做有用的人！」

半島上

教師在呼號：

「華文教育
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
祖先們辛苦地栽培
絕不能讓人消滅！」

半島上

學生在呼號：

「為了你，華文教育
把我們的心給你

把我們的热血給你
把我們的生命給你
為了你呵，華文教育
誰能使我們離開你！」

半島上

所有華族在怒吼：

「華文教育
要生存，要發展！」

半島上

各民族兄弟在怒吼：

「優秀的華文教育
站起來！
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人民
一樣地愛你
一樣地支持你！」

啊：人民的聲音

像大海上憤怒的波濤
在吼：

「維護華文教育

維護華文教育啊……」

赤道上的日子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華文教育經過了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

華文教育在水深火熱中不斷地壯大！

永遠不能忘記：

一九五三年

華文教育發出了驚人的光芒

華文教育表現了驚人的力量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這呼聲

這號召

像一陣響雷

滾過了馬來亞

滾過了南洋

滾過了全世界……

第三部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這消息

比什麼

都傳得快！

這號召

比什麼

都強而有力！

這消息

這號召

像一陣响雷

滾過了馬來亞

滾過了南洋

滾過了全世界……

別有居心的報章

不替她傳消息

阻擋不了她！

廣播機

不替她傳消息

阻擋不了她！

忘了祖宗的人

用盡陰謀詭計

阻擋不了她！

說馬來亞只要

一間大學的廢話

阻擋不了她！

「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風

為她傳消息

浪

為她號召

雷

為她吶喊

太陽

為她照耀

熱愛華文教育的人

當她的通訊員
熱愛真理正義的人
當她的宣傳員
半島上每一個有良心的人
為她奔跑
為她高喊：
「誰也摧毀不了
民族文化的存在
誰也阻擋不了
民族文化的向前
一定要維護華文教育
一定要建立南大！」

建立南大
是一把火
燎亮了這土地
是一把火
燃燒着
大家的心！

它燎亮了
星加坡
檳城
吉隆坡
馬六甲

它燎亮了

柔佛
森美蘭
彭亨
吉蘭丹

它燎亮了
半島上
每個州
每個城市
每個鄉村

它燃燒着
華人
印度人
馬來人

它燃燒着
每個熱愛民族文化的人
每個熱愛真理正義的人

啊，
我們從未見過
它燃燒得這麼熱
這麼亮！

看吧
建立南大的隊伍

從四面八方
來了！

呵，工人
馬來亞的工人
你們開動了摩多
挑起了磚頭
揮舞着鐵鏈
膠刀

鐵廠工人
建築工人
火鋸工人
割膠工人
各行各業的工人
你們
為南大的建立
喊出最响亮的吼聲
你們
把血汗賺來的錢
獻給南大！

呵，車夫
馬來亞的車夫
三輪車夫
的士車夫
羅厘車夫

巴士車夫
你們從車房
出來了！
彎過大街
拐過小巷
無數義踏義駛的旗幟在飄
無數輕快的輪子在飛轉
無數汽車喇叭的聲音
震動了路旁的房屋
震動了路上的行人

你們

忘了疲倦，忘了飢餓
清早到夜晚
興奮地工作

呵，小販

馬來亞的小販
你們也聽到建立南大的呼聲
你們也熱愛華文教育
你們

在巴刹
在街頭，巷尾
在咖啡店
在戲台前
急急地走着
大聲地喊着

為南大義賣！

呵，馬來亞的學生，教師
你們曾經看着華文教育在掙扎
你們曾經那麼悲傷
那麼憤怒

現在
華文教育表現了驚人的力量
華文教育發出了驚人的光芒
你們那樣歡喜
笑容滿面

不分晝夜地
練歌
排戲
搞舞蹈
一次又一次
為南大義演

呵，馬來亞的商人
為了南大
你們捐錢，認股
歡歡喜喜
不同往日
在建立南大的道路上
放下一份力量！

呵，最親愛的國際友人
馬來人，印度人
不同種族的人民
你們也跑進南大的隊伍來了
你們說：
「華文教育的發展
就是馬來亞文化的發展
華文教育的勝利
就是人民的勝利！
來呀
建立南大！」

呵，這裡是人
那里是人
這裡有激昂的歌聲
那里有熱烈興奮的吶喊
不同年紀的
牽起手來了
不同性別的
牽起手來了
不同階級的
牽起手來了
不同種族的
牽起手來了
這是覺醒

這是力量
這是南大的隊伍
這是維護民族文化
最堅決的戰士！

赤道上的日子呵
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華文教育經過一個災難又一個災難
華文教育在水深火熱中不斷地壯大！

看啊
我們的南大
像初昇的太陽
發出萬丈光芒
昇起來了
昇起來了！……………

南大呵
你是華文教育的堡壘
你是華文教育的前哨
你是我們無窮的力量

你高高站在裕廊山上
你的大旗
保護着風雨飄搖中的

中學和小學校

你的廣濶的胸懷

將哺育了最優秀英勇的子弟

你沒有階級之分

誰都有權利投進你的懷里

你沒有種族之分

為了馬來亞的將來

敞開了門戶

歡迎不同種族的人

一齊走進來！

呵，南大

半島上的人民伸手向着你

任風暴來吧

任壓力來吧

而人民

一定要把你造得完美

一定要誓死守衛你！

讓我們歡呼

讓我們歌唱

歌唱華文教育

歌唱南大

歌唱我們的光榮

歌唱我們的勝利！

「南大頌」的工作報告

• 集體導演 • • 牧兜執行 •

「南大頌」演出後，藝研會應觀眾的要求，把「南大頌」編成單行本出版，負責出版的朋友要我們寫一篇有關這節目演出的工作報告，以供給那些以後要演這節目或類似這節目的朋友們參考。我們本也有這個意思，所以這正是個好機會。

但由於「南大頌」的排練我們沒有給它擬訂下一個具體的計劃，現在寫起報告來，瑣碎凌亂在所不免，這要請各位藝術界的先進們多多批評和指教。

×

×

×

這次演出籌委會的遊藝股，在某次會議上，決定要演出一個有關「南大」的節目，籌備的責任落在我們幾個人的身上。那時，距離演出的時間只有一個多月光景，於是，我們便趕緊分頭去找材料，後來在一本特刊上看到中藝在本坡演出「黃河大合唱」的音樂造型，這引起我們莫大的興趣；經過數次的討論後，我們便決定通過詩歌造型的形式來表現這個節目——那便是「南大頌」。

首先，是創作詩歌。

詩歌一共分三部：第一部是敘述祖先們如何歷盡了千辛萬苦來到了馬來亞，如何開墾，耕耘以及如何把華文教育的種子撒播在這土地上；第二部是敘述華文教育的偉大貢獻，但她却遭受到迫害以及全馬人民如何起來捍衛她；第三部是敘述在捍衛華文教育的號召下，大家起來建設「南大」的力量。

題材雖然是極現實的，但由於沒有充足的時間作有系統的研究，所以沒有辦法寫得深刻動人。

接着來的是排練。

因為創作詩歌的時間已經佔得太長，而演出的日期一天一天逼近；所以再也不容許我們拖延；在一接到詩歌後，我們便開始排練。

最初，我們把「南大頌」處理得和普通的舞蹈一樣，就是當朗誦到祖先們開發馬來亞的時候，祖先們便有的在伐樹，有的在搭橋，有的在蓋屋，有的在在鋤地，有的在挑土……。整個舞台都在「動」的氣氛中。後來有一些朋友看了認為這種處理方法不大正確，因為這個節目的重點在於詩歌朗誦，演出者應該盡力把觀眾的注意力引到詩歌朗誦上去；至於舞蹈造型祇是一種襯配，祇是爲了要使這節目演出的效果獲得更好才加進去；現在後者反而比前者來得更重要，這未免是「喧賓奪主」了。

我們覺得他們的意見相當正確，於是便把最初的處理方法全盤推翻掉，再重新擬訂計劃。

我們把許多動作擷取其中精采的地方把它們「典型化」，處理

成「靜」的形象。這樣的效果當然是比前者來得大了。譬如在第二部裏，我們把華文教育用毛筆來代表（最初，有人提議華文教育用一個被母親抱着的嬰孩來做代表，亦有人提議用石膏像來做代表，但皆因藝術意味太重，一般觀眾接受不來，因此，我們不採用）便是這個道理。再如第三部裏，我們把各階層人士建立南大的力量集中在推動巨輪這個形象上去；雖然巨輪緩緩向前推進，但卻並沒有破壞整個舞台的「靜」。這也是同個道理。

談到「南大頌」的詩歌朗誦方面，由於我們把大部時間花在排练上，因此便忽略了詩歌朗誦；直到將要演出的時候，才找一批同學來練習。整首詩的感情，節奏，韻律都沒有經過詳細的分析和研究，所以朗誦的同學都掌握不住詩中感情的發展。

至於音樂和效果方面，這次演出從頭到尾只是一把二胡。本來我們計劃第一部是用小提琴，第二部是用口琴合奏，第三部是用交響曲的唱片；可是我們找不到一位會拉小提琴的朋友，口琴又來不及練習，唱片又因故借不到，於是只好一律用二胡了。效果可說是差之又差，雷聲，風聲，浪聲及閃電都做得不逼真，這是由於平時沒有練習的緣故。

x

x

x

最使我們擔心的是這個節目是否會得到觀眾的歡迎，萬一有些觀眾聽不懂而在台下不耐煩地談起話來，那麼這節目一定是失敗了。但到了演出那天，得到了普遍的歡迎，這才把壓在心上已一個多月的石頭放下。從這裏告訴我們；只要是內容豐富及思想正確的作品必然會得到歡迎的。

最後要提出的是「南大頌」是在短時間內創作起來的；因此，
缺陷必然很多，希望藝術界的先進們多多給予我們批評與指教！

• 兒牧 •

九月二十日



後 記

「南大頌」付印了，我們像卸下一個担子，輕鬆愉快。

當藝研會「南大頌」的演出負責人把創作「南大頌」這一件任務放在我們肩上，又必須在極短期間內完成，我們大胆地接受了。

「南大頌」演出後，雖然受到觀眾的喜愛，許多人要求「南大頌」印單行本，而我們却仍然懷疑着：這樣一件粗糙的東西，有沒有印行的必要？然而經不起各方面的催促，只得又一次大胆起來。

我們覺得，如果「南大頌」果真能感動人，為人喜歡，首先決定在它的主題。現在，華文教育的掙扎生長是馬來亞的華人甚至各民族友人生活中不可分離的東西，正因為華文教育面對的壓力是毫不放鬆的，正因為人們對華文教育深切的愛護和誓死保衛的決心，「南大頌」寫出這一切，即然只是那麼一點點，也被人們牢牢地記住了。

「南大頌」演出導演曾經詳細地把他處理「南大頌」的計劃說給我們，從祖先辛苦開發馬來亞到中華文化的茁長，以及人為的摧

殘。創作時，往往要顧到演出時造型的配合，屢次排演，也將某些不適合造型的地方略加刪改，因此這次付印，我們作了極少的修整，使到情緒不連貫的地方改正過來。

從創作到完成，是一個緊張而苦悶的過程，却也獲得了一點經驗。譬如我們第一個經驗是：個人搞不成的東西，集體來搞就成。「南大頌」執筆者雖是三個，實際上朋友們提供給我們的意見是很多很多的，導演、演員、朗誦者，和其他朋友倒真正是這首三部朗誦詩的作者。其次，由「南大頌」的演出，我們知道詩是能够也應該接近大眾，只要寫得通俗，只要是寫人們生活中的事物，一定能為大眾所喜愛。關於詩的演出也給了我們信心，即是：此後詩該是能用種種形式在舞台演出，不論是如「南大頌」的配合造型或是其他。

最後，「南大頌」詩歌單行本能够出版，得感謝那些愛護我們的朋友們。季新君為此書寫了「詩和南大頌」，替本書生色不少；辜先生為「南大頌」的出版接洽印務館及進行印刷事宜。尤其是封面，經過聞先生，潘、鄭二先生一而再的設計和修改，一併在此致謝！

古辛·白丁·炎羊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

人間出版社

南 大 頌

著：星洲一九五三年華文中學
畢業班同學藝術研究會

兼發行：人間出版社

10-B, Kim Keat Lane,
Singapore, 12.

印：General Pneos 819,
North Bridge Road.

價：每 本 三 角

一九五五年十月七日

